

二十万稿酬 装修新房

□ 唐文胜

今天我搬进装修精致的新房，意气风发端坐在舒适靓丽的书房中敲打这篇心情文字。我自豪，我用三十五年创作累积起来的二十万元稿费装修了自己的新居。

正当妻子在为新买的楼房一时无钱装修而眉头紧锁时，我从书柜的夹层中拿出了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建行存折。诧异中，妻子一把抢过去翻开，瞄了瞄上面的数字，小嘴张得像“O”字型。她伸出双手紧张地捶了一下我的胸口：“你一个穷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存款呀？这二十万元是哪里来的呀？该不是你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见她如此慌张，我拍了拍手中的存折，轻松地说：“不用紧张，这是我这三十五年业余写稿赚来的外快哦，都是血汗钱，你就放心地用来搞装修吧！”听到我这样说，应该又想起我的确隔三岔五在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妻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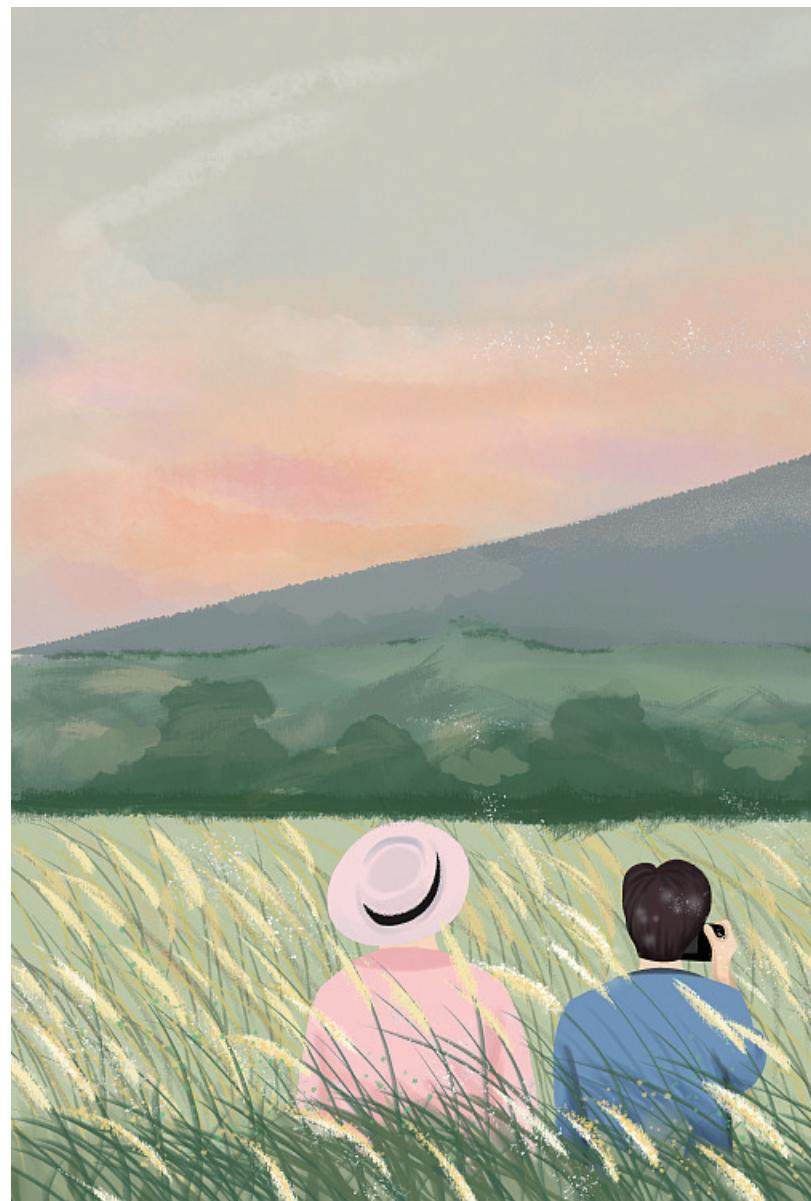
三十五年前，痴迷文学的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收到这第一笔稿酬时，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去建行开办了一个稿酬专用存折，并立誓“绝不轻易动用，将来一定要派上大用场”。之后的多年，我的300余万文字在大报小刊油墨飘香，《买彩票来了好媳妇》等112篇文章在各地报刊举办的征文中获奖，纷至沓来的稿酬日积月累竟也达到了二十万元之多，这是我当年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如今这些稿酬终于派上了大用场，握着手中这本稿酬存折，我思绪汹涌，感慨万千！

“还在这里发呆干吗？快去银行取出这二十万元，赶紧进材料、找包工头！”妻子嗔怪地揪了我一把，满脸兴奋地拉起我就往银行跑。

那天晚上，妻子兴致勃勃地拉我设想未来的新房装成什么样，我第一回大男子主义十足地对妻子说：“这二十万元装修款是我没日没夜写稿挣来的，这一次装修必须得按我的要求办哦！”妻子瞥了我一眼，笑着点头应承了。

两个月后，新房装修完毕，亲朋好友都来恭贺我们乔迁之喜。参观新居时，微有醉意的姐夫、姨父他们拍着我的肩头问：“这次装修花了不少银子吧？”“不多不少，正好二十万雪花银呀！”我有些调侃地回答。“哦！二十万呀！真是不少的一笔钱哦！你们不是说，钱都买房了，这二十万装修款又是哪里来的呢？”姐夫满面疑惑地问。“不是借的，这是文胜的私房钱，都是他写文章挣来的。”妻子一语道破了天机。“这是真的吗？文胜还有这本事，写文章也能赚上二十万块？”亲朋好友满脸惊讶！妻子见大家都不相信她说的话，拉起他们来到我的书柜前，指着里面的样报样刊和获奖证书对他们自豪地说：“这些杂志报纸上都有文胜写的文章，这些证书都是文胜挣来的荣誉，你们快瞧瞧吧！”事实胜于雄辩，翻看着印有我名字的数百报纸杂志和书柜中摆放整齐的百余本荣誉证书，亲朋好友夸张地对我做出“刮目相看”的快乐表情。

“用稿酬装修自己的新房”这个目标终于被我一个其貌不扬的穷文人办成了，走在家乡的这一片热土上，我会继续用文学书写着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我觉得无愧于社会和家庭，活得充实，活得坚强，也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哥们儿

□田耀东

外孙上了初中就不到乡下来了，说他总是忙，忙到吃饭要他娘剔去鱼骨夹到碗里。进了大学后说是闲多了。想起乡下的小路和河沟，想起用芦青钓龙虾，想起田里现摘的茄子、西红柿沾着晶莹的露水，甚至还想起三岁时和小姨睡在小床上，半夜尿了小姨一身，差点被小姨蹬下床去。

外孙已经比我高了半个头，摇摇摆摆的像一座斜塔。他带了厚厚一摞书，一台笔记本电脑，佩着一根宝剑，像行走江湖的侠客。他郑重地和我商量说，我喜欢睡自己尿过的床。我说行！我每天学习六小时课程，玩三小时电脑，舞半小时剑，看两小时小说，陪你散一小时步。我说行！明天你和我去钓龙虾？行！后天和我去捉知了？行！两天吃一次烤肉串？行！别报告妈妈说我只想玩和吃垃圾食品。行！他高兴地说，外公真好，够朋友！

晚上八点钟，他把手机和电脑交到我手里。叫我监督他，说他不玩手机也不玩电脑，只是看散文和小说，要在爸爸面前替他作证明。我哈哈大笑说，我会给你开证明的，手机和电脑我不要，我相信你。外孙说，反腐要靠群众监督，外公就是我的群众。我说，人的成长要靠自然，速生只能养肉鸡。

我又假惺惺地问，外公做的菜怎么样？他说味道像猪食，与妈妈不在一个平台上的。妈妈烧的茄子色香味俱全，外公烧的淡而无味。我问怎么烧才好吃呢？他说你去读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学学烧茄鲞。我说农村很少有家户鸡了，就是有，也不会用十几只鸡去伺候茄子的。他竖起大拇指说，外公竟然也读过红楼梦。我说你以为我只会种地？外孙说，外公可做朋友，还可做同学。

受了表扬和鼓励，我当即承诺明天就去买鸡肉串。外孙说，外公真哥们！不过，鸡肉串不好吃，前面有一家刚杀了绵羊，肉

还在扑扑地跳，我们去吃羊肉串。我说，你不但馋，眼睛也蛮尖。外孙说，我天天做眼保健操，又舞剑练拳击，当然是眼明心亮。我盯着眼前这个小伙子，觉得今非昔比，再也不是那个尿床的小屁孩了。

第二天黄昏散步。我们在乡路上看小河流水，看鹭鸶和水鸟捕鱼，看喜鹊在玉米林啄食，看野兔在黄豆田里箭一般地窜过。看晚霞映红了河中的菱角，看枫林的叶和银杏的青果，看狗尾巴草垂着沉甸甸的头。他在乡路上跳跃着跑，认真地用手机拍照和录像，大声地赞叹乡下真美。

我说你喜欢大学生活吗？他说很喜欢，只是学习压力太重，食堂的菜做得比妈妈差多了，但比外公做得好吃。我问你有女朋友了吗？有了要带给外公看看。他说这是当然的，只是现在的女孩很少有妈妈这样的。我说你又在赞外公了。他说我和外公是一条战壕的战友。我不由地大笑起来。人都是要听好话的，自己也不例外。或者，外孙是在讲真话，真心希望他如此。

我们去钓龙虾，去捉知了，去海边捡泥螺；晒得一派赤黑，身上被洋辣子咬得像刺青。然后煮着吃，烤着吃，腌着吃，咬着生黄瓜，渍着红番茄，炒着山芋藤，啃着老玉米，吞着僵冷饭，像两个野人。也和他一起去吃羊肉串，辣得嘴上起了泡，不亦乐乎。

十天后，女儿把他接回去了。临走前他加了我微信说，好哥们，微信上见！

女儿说他回家就去工厂打工了，挣了钱请乡下的哥们去吃羊肉串，要礼尚往来呢。女儿又说，他说外婆走的时候，他高中课程正紧，没好好陪陪外婆，所以暑期来陪外公的，谁知交了朋友，又成了铁哥们。

台风过去后，他发我微信，说还要来乡下过十天。我说你不怕吃猪食？他开心地说，和外公住十天，学校的饭就变香了。

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弄懂，只是晚饭多吃了半碗。

雨中“看客”

□雪莲花

那年夏季，提前数日，电视台、报纸都轮番报道未来几日本市将迎来大到暴雨，提醒市民做好防汛准备。村里也张贴出通知，让村民都检查清理好自家的排水沟，几户住最低处的人家已被安置到村小学暂住。

我家房子位置较高，几十年来从未因下雨被淹过，但我和丈夫还是做好了防汛准备，将屋内怕潮的东西都搬到高处，还腾出一间屋子，方便家里进水的乡亲来投靠。女儿心细，将衣服和几袋方便面还有两瓶水塞进一个大行李箱内，说万一暴雨涌入家中，好提起行李箱就跑。

我和丈夫笑女儿“防卫过当”，但暴雨如期而至时，我还是心生恐惧。暴雨如注，下了一天一夜，听说低处的平房已经被淹，幸亏提前有通知，人员都转移了。第二天，雨还没有减缓的样子，一刻比一刻下得急，屋后一股儿水从山上涌来，顺着胡同里的青石板奔涌而下，丈夫说：“再这样下去，恐怕这股水会涌入院中。”我俩当即决定外出抗洪。

我和丈夫用麻袋装满沙子，准备堆放在大门口，出了家门才知道原来外面村委的工作人员已经采取措施了，十字路口已经堵了长长一排沙袋，将路上的水拦截到村外。丈夫说，等我们家的事结束了也去村里帮忙。

我装沙子时，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穿着雨衣雨裤、打着伞正朝我们这里看，我仔细一瞅是老刘。老刘去年从市里搬回村里居住，一把年纪了打扮得像“港星”一样，说话洋腔洋调，而且有洁癖，到别人家做客，从兜里掏出湿纸巾擦了再用干纸巾擦，走土路恨不得在脚上套两片鞋套，一个泥点子也不愿沾。人乡不随俗，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老刘不近视，想必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但他丝毫未动，远远呆站在原地看着我和丈夫冒雨搬沙袋。我一边堵水一边和丈夫嘀咕：“老刘大雨天的自己武装到位，出来看热闹，真是讨厌，乡里乡亲的也不知道过来搭把手。”

我和丈夫雨中忙碌了一小时，老刘站原地看了一小时。丈夫虽然穿着雨衣但衣服还是湿透了，他回家换了身衣服，又出去帮着村里抗洪去了。午饭时，丈夫回来了，进门脸上雨水还没来得及擦，就急着跟我说：“早上咱俩误会老刘了，老刘不是站一旁看热闹，夜里雨太大，老刘担心民房被淹，不敢睡觉，不时打着手电筒冒雨巡视村庄。半夜村委成员开始抗洪时，老刘也加入其中，早上他发现路上一处下水道井盖被雨水冲走了，担心有人看不清路况，误入下水道井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一直站在那里当‘交警’，提醒过路的乡亲注意安全。”

想想老刘也是快70岁的人了，在暴雨中坚持了好几个小时，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衣服上都是泥水也没离岗回家换……我嘱咐丈夫，晚上请老刘来家里吃饭，他一个人在老家住，大雨天孤孤单单怪可怜的；若他愿意，就在我家住几天，雨停了再回家。

一场暴雨，让我家多了一位老友。天灾无情，但人情却更加浓厚了。